



澤炎大鬧工具改革

中共漢川縣委辦公室編寫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7532

54326

225

叶澤炎大鬧工具改革
中共汉川县委办公室編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）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湖北省新华書店发行

湖北省地方国营新生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· 3/4 印張 · 11,000字

1959年 5 月第 1 版

1959年 5 月第1次印刷

印 數：1—1,300

統一書號：7103·413

定 價：(8).03元

叶澤炎是一个光荣的复原軍人，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。可是他在工具改革中，却創造了不平凡的英雄事迹，成为技术革新中的尖兵。

由于开展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运动，由于叶澤炎在工具改革中的創造和发明，給汉川县东七社的广阔田野，带来了一片机器的欢唱。在平坦的大道上，車子飞快的奔跑；在池旁和堰边，架着新式水車；在沿河湖畔，行駛着自动飞行船……。这些工具，大大減輕了过去許多笨重的体力劳动。当人們推着輕巧的手推車、駕駛着“自动飞行船”……等改革工具的时候，很自然的联想到这位社会主义建設的战士、著名的改革能手——叶澤炎。因此，大家都亲切的叫他为“农民发明家”。

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，是怎样突破重重困难，成为一个“发明家”的呢？談来，还有一段故事：

复原回到家乡

叶泽炎是汉川县楊集乡东七村的人，住在汉湖的旁边。这个地方历来涝灾严重，群众生活很苦。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歌谣：

养女莫嫁东七灣，
十年里有九年淹；
女打柴来男挑担，
肩脖子磨得紅慘慘。
春秋忙季一头汗，
寒冬腊月去逃难；
人家过年吃白米，
东七过年去討飯。

解放前，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，除了可怕的天灾以外，人禍更为可恶。叶泽炎有三弟兄，两个哥哥都先后被国民党拉去当了壮丁；他自己在一九四七年腊月，也被反动派抓去当了兵。在腐敗透頂的反动派兵營里，叶泽炎常常吃不飽、穿不暖，还要挨打受罵。这样的日子，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，一九四八年的春天，就冒着生命的危險，从反动軍隊中逃了出来。恰好，正在走头无路的时候，碰上了人民自己的队伍——人民解放軍。于是他抱着一

願復仇雪耻的心，参加了人民解放軍。自參軍以後，在党的教育下，叶澤炎の階級覺悟提高得很快，在对敌斗争中，他非常英勇，曾負傷三次，先后立功四次。一九四九年，他光榮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一九五三年，为了响应党的号召，叶澤炎复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于是他從保卫祖國的崗位上，轉到了建設祖國的崗位，担負起了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务。

回到家乡以後，叶澤炎走遍了各个村庄，訪問了过去貧困的朋友和乡來。这时候的家乡，虽然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，飢寒交迫的日子再也看不到了。但是这里的农民，还在进行着分散的个体生产，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。看到这一情况，他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，應該按照党的指示，把群众組織起来。

經過一段艱苦的宣傳、動員工作，根据党的政策，叶澤炎终于領導大家組織了一个互助組。一九五五年，又串連几个互助組，成立了初級农业社；到一九五六年，又轉为高級社。走合作化的道路，使这里的生产一年一年的得到提高，社員的生活，也一年一年的得到改善。一九五六年，每人平均收入六十七元；到

一九五七年，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一百三十七元。全社百分之七十的贫困户，都不再缺衣少食了。许多社员感激的说：“共产党是我们的恩人，叶支书是我们的带路人，我们要坚决跟着党走共产主义道路。”

社员们都非常喜爱叶泽炎，在大家的心坎中，叶泽炎是一个为公忘私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好干部。在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下，叶泽炎被选为杨集乡的副乡长，在党内也被选为东七社的党支部书记。可是叶泽炎并没有骄傲自满，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还太少了，离党所要求的还差得很远。他经常的严格要求自己：遇事要从党的利益出发，从群众的利益出发，今后的任务还很大，千万不能松懈。

劳力不够怎么办

一九五七年大丰收以后，紧接着开展了以水、肥、土为中心的生产高潮。这时，县委、区委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，报纸上也报导了各地的跃进形势。叶泽炎非常关心这些新的变化，日夜思索这个问题，怎样按照党的指示和要求，把本乡的生产高潮也做起来。他和社干部研究，有的干部信心不大，个别干部还说：

“我們这里条件不好，鴨子怎么能跟着鵝跑？”叶澤炎也觉得实际情况是这样，怎么办呢？这时，他想起离开部队的时候，向党和首长表示过决心：“在前方杀敌是英雄，回后方生产要打先锋，不怕艰苦困难，当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尖兵。”现在在困难面前，是克服困难呢？还是向困难低头呢？不，不能落后，他决定同干部先将全社的劳力摸个底。

困难也的确是严重，光是冬季的水利建设、积肥、改良土壤、道路改革、修建养鱼池、和支援外地大型水利工程等，就需要二万九千多个工；冬播作物的追肥、除草和别的杂工，还不在于内。按照全社现有的三百零七个男女劳力，每天百分之百出勤，平均每人做十个工分，也还得三个月才能完成。但是，任务是要求在一个月內完成，而劳力总数中，还有一半是妇女，这中间又有七十多个是小脚，要求她们也一天完成十个工分，这是做不到的事。有些活路，如到汉阳湖挖蒿渣，路远泥深，妇女们还不能参加。这样一来，任务和劳力矛盾就更大了。算到这里，副主任叶荣和沉不住气了，把算盘一丢，说：“我看不能这样搞法，一亩田两百担肥料，还要到湖里去挖。大家想

想，路有七、八里，肥料共有十四万担，就是全部劳力投入搞肥料，也得两个多月才能完成。我看只有减少任务，不然，人都累死了也完不成。”有个别干部，听了叶荣和的话，也附和说：“是呀，差这多劳力，从哪里来呢？”可是大多数干部，都不作声。叶泽炎看到这个情况，鼓舞大家说：“有办法的，大家先不要着急，我们再来算算细账吧！”一九五八年规划单产皮棉二百斤，稻谷单产一千五百斤，比一九五七年要增长两倍到三倍。这样全年光农业工，就要十二万一千五百八十四个，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八十；就是让群众日夜苦干，挖尽一切潜力，全年也只能出工七万三千六百五十七个。此外，一九五八年还要发展水产生产，消灭白水，实现塘塘养鱼，这也需要一万多个工。算起来，总共有五万八千个工，才能解决问题。

这是一个非常严重问题，农业生产能不能大跃进，规划指标能不能实现，就决定于五万八千个工。会上，大家都没有想出办法，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这个消息传到群众的耳朵里，也叫没有办法。有的社员说：“我们横直只有两只手，拚着干吧，反正干多少算多少。”叶泽炎了

解到群众的情绪不高，就找到社员们解释说：“硬干是不行的，我们要想办法巧干。”很多人就问：“叶支书，你说怎么巧干法，差这么多劳力？”是啊！叶泽炎早就考虑到劳力不够，不光是苦干，应该改良工具，提高工效，实行巧干。可是差这么多劳力，就是实现了工具改革，是不是能全部解决问题呢？这一来，他的思想更加沉重了。

坚决实行工具改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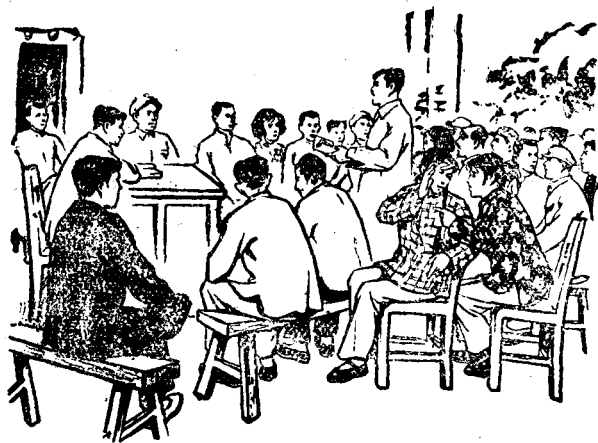
“怎么办？”叶泽炎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。到底搞不搞呢？“绝对不能动摇！”他很快的又警惕起来。同时，他想起了往事：一九五三年夏季，他刚复员回家不久，乡里就发生了大旱灾。叶泽炎领导群众日夜车水和挑水抗旱，个个人都累得汗流夹背、鼻口生烟。可是，工具不够，劳力少，终于使两百多亩稻苗受到干旱，损失了四万多斤粮食。一九五七年棉花播种的时候，也是因为劳力不足，没有抢住火气，延长了播种期。俗语说：“早薅迟棉花，谁也不爱它。”秋收鉴定时，晚播的棉花，每亩减产百分之三十三。一想起这些事情，就令人心痛，现在要实现农业大跃进，劳力问题如果还



是不能解决，那规划也就要落空。他越想越感到问题严重，责任重大。最后，他咬着牙说：“一定要实行工具改革，只有这一条路。”

于是叶泽炎又召开了社干部会。他在会上有信心的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有了解决劳力的办法了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大家都小声的议论起来，有的忍不住抢着问：“什么办法？”叶泽炎说：“这个办法就是上级党所指示的，实行工具改革，提高劳动工效，减轻劳动强度。”大家一听是这个“办法”，有些人就凉了半截。讨论的时候，半天也没有人开口。后来还是叶荣和慢吞吞的说：“我说哪，没有劳力，怎么能够跃进呢！光工具改革就能完成任务吗？我看还是

规划訂高了一点。”这时，沒有人拥护叶荣和的意見，也沒有人反对叶澤炎的意见，大家都不出声。这次会议，又沒有开成功。



在第三次全体社队干部会上，叶澤炎就先把工具改革的具体方案談了一下，又把自己設計改良的几种工具图样，向大家作了介紹。他发言以后，大家爭論得很热烈。在辯論中，很明显的分出了两派，叶荣和总是坚持他的保守观点，反对革新主張。他直截了当的說：“做不成功的，莫把錢往黑窟窿里丢！”財經主任潘貴娃也說：“要是搞不成功，鷄子飞了，蛋也破了，造成浪費，社員要批評的。再說，我們是种田的，只会管田，哪里談得上搞改革。工人造

一部机器都是不容易的，我們不是工人，又沒有資金、材料，还是不要想冤枉心事吧！”这时，一队队长徐和局也站起来說：“我說句老实话，这是洋板眼，是那些有学問的人搞的，我們只会搬泥巴，哪能造得出这些稀奇东西来。机械化嘛，还用得着我們操心，以后政府发下机器，不就机械化了嗎？”生产主任叶千娃，听到他們說出了一百个不贊成的話，早就憋不住气了，站起来反駁說：“搞大跃进就要多找窍门，我們虽然是搬泥巴的，可是还是有脑子，难道不能想办法来改良农具嗎？……”不等他的話說完，队长石小強忙搶着說：“我完全贊成千娃的意見，叶支書設計的图样，是經過了一番苦心的。不管怎样，先做得試試看。”

在两种思想激烈的斗争中，叶澤炎冷靜的分析了辯論中的情况。他想，坚决反对的只是个別人，大部分的人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，有迷信思想，有保守情緒，把半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，对这些人需要进行帮助和教育。在一次全社大会上，叶澤炎根据实行工具改革的重要意义，結合本地情况，向大家进行了宣傳和教育；把自己平时所学的一些知識，也都告訴了大家；还講了全社生产建設的远景，启

发大家回忆几年来生产大发展的情况；并講了解放軍同敌人頑強作战的英勇事迹。大家听了他的报告后，虽然情緒高漲，但是問題沒有完全得到解决。社員們对于自己改良工具、創造工具、实现半机械化，总觉得不是件容易事，信心不高，勁头不足。

党給予了巨大的力量

正在这时，县里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。叶澤炎在会上听了县委書記关于“破除迷信、大搞工具改革”的报告，还听了一些代表的发言，他的信心和决心，又进一步得到了鼓舞。随后，区委又召开了三級扩干會議，传达了党代会的決議和精神，号召全体干部，“人人献妙計，个个搞革新”；开展大鳴、大放、大辯論，批判右傾保守思想。叶澤炎同东七社的全体干部，在这个会上进一步开展了鳴放和辯論。这时除了叶荣和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决外，全体干部都信心很高，自动檢查了右傾保守思想。在最后的献計运动中，叶澤炎和叶千娃、石小強，把改革水車、石磨、木船的計劃，作为一計献上去了。这个計劃立刻得到了区委的表揚和鼓励，还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向叶澤炎学习。

會議結束以後，鄉黨總支書記黃愛清，特別住到東七社去，具體幫助和指導他們。縣委第一書記董玉森、縣委辦公室主任朱干生，聽到他們在試制新式農具，也來自到社里去同他們研究，進行鼓勵。這些幫助，給了葉澤炎很大的鼓舞和力量，他感到自己背後有着黨的領導，上級黨委的支持，再大的困難也不怕了。他積極在群眾中進行了宣傳，反復講明工具改革的好處和重要意義，在群眾思想上打下了基礎。

決心為社員減輕勞動負擔

工具改革運動很快就在東七社展開了。這時冬播生產已經結束，按照需要，應該先搞運輸工具和提水工具。有一天，葉澤炎看到小孩玩吸水筒，就想：按照這個樣子，創造一個吸力水車行不行呢？他日想夜想，有時在夢里也說出了聲。有一天深夜，他想到以前部隊住紮在杭州時，他看見過一個小“火車”，不用發動機，依靠慣性作用，一個人站在後頭，四個輪子就飛快的向前滾動；社內的扎花機，不也是利用飛輪慣性作用扎花的嗎？這時，他腦子里突然一亮，連忙從床上爬起來，畫了一個“飛輪水車”的草圖。第二天一清早，就去找幹部

們研究。誰知干部們都下地去了，只有叶榮和一人在家。叶澤炎高興的把圖紙遞給他看，征求他的意見。叶榮和看了一眼，冷冷的說：“難怪你老婆說，你這幾天吃不進飯、睡不着覺，這就是你想的洋板眼呀！”接着又哼了一聲說：“鐵輪子安在水車上，從來沒有見過，恐怕不行吧！”叶澤炎被潑了一頭冷水，又轉身去找石小強。石小強看了圖樣，很感興趣，認為一定能成功。他們立刻找了四個木匠，一起研究討論。木匠劉常娃、謝有平聽說是搞新名堂，都不敢接手，連連搖頭說：“我們做老式的都做不好，怎么能做新式的東西呢？浪費了資金，要挨批評的。”叶澤炎知道他們的思想顧慮，就向他們作了解釋。並在群眾中宣布：凡是搞試驗失敗了的，不准諷刺和打擊，不要賠損失和扣工分。這樣，四個木匠才勉強把任務接受下來。可是他們看不懂圖樣，因為叶澤炎只在部隊里學習了一點文化，而且圖樣也畫得很不規格，又沒有尺寸。於是叶澤炎就同木匠住在一起，他畫一個零件，木匠就做一個。一個一個做好了，然後再裝制。四天的時間，飛輪水車就趕制起來了。叶澤炎帶著興奮的心情，舉行了一個試驗的現場會，叫社員代表參加，還特別請

那些有保守思想的人参观。

可是，飞轮水车怎么也“飞”不起来。这给叶泽炎真是当头一棒。于是冷言讽语又说开了。潘左清斜着眼对叶泽炎说：“叶支书，你能够叫它飞转，我就双手放在地下做狗子爬。”接着又对木匠们说：“啊！你们的手艺真高明，花了百把块钱，做了个不动的洋水车。”解放前用迷信骗人的刘神仙（叫刘春甫），这时也乘机煽动说：“老子活了六十多岁，没见过扎花轮子带动水车。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异想天开！”这些冷言冷语，把几个木匠搞得也生起气来，说什么也不肯再搞了。



试验虽然失败了，尽管有少数严重保守思

想的人反对，但是大多数社員，都是希望試驗成功的。他們說：“叶支書，这次沒有成功不要紧，一回生、二回熟，只要把窍门找出来，一定会有結果的。”叶澤炎得到社員們的支持，不但沒有灰心、动摇、反而勁头更大，决心更强。叶榮和听說叶澤炎还要繼續搞下去，心里很不滿意，就找着他說：“我早就說过，搞工具改革是花工又浪费錢，真是大脚穿小鞋，两头扯不来。还是不要再搞了吧！”叶澤炎反駁說：“减了产，群众收入少，又劳累，那才真是不划算哩！”接着，他又把四个木匠召集攏来商量。随后，叶千娃、石小強也来了。大家一起仔細琢磨，始終找不出毛病在哪里。叶澤炎天天圍着水車轉，有时連飯也忘記吃。几天来，眼睛看着陷下去了，人也瘦了。他爱人又急又气，把他沒有办法。有一天半夜里，他爱人已經睡一觉醒来，看見叶澤炎还在写写画画，就不耐煩的說：“是什么迷住了你呀！吃也吃不得，睡也睡不安神。”叶澤炎一声也不啃，还是画他的。他爱人气憤的說：“不要看不起我們妇女，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不能告訴我？难怪人家說你搞工具改革改瘋了。搞不成就算了，听哪些閑言閑語做什么，又不是为了个人发财。”叶澤炎